

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

吳禹中

一、前言

2016年8月總統蔡英文邀請16族原住民代表，以總統身分針對原住民各種不平等遭遇致歉，並籌備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意圖替原住民的過往展開實際行動。在看似替原住民向前邁進的政治承諾中，透過原住民文學的出版情況，也許能有一些對應及反省。

二、原住民文學出版概述

整體來說，2016年紙本出版數量不多，但在質量上作品頗具可觀。每本作品傳達出作者記憶裡的微光。日亦衰落的部落文化，在作家筆觸下的紀錄有了喘息空間。綜觀這些作品，取材雖異、文類異同，然而歷史、記憶和部落間的三者重盪關係，依舊感受到原住民創作文學豐沛的能量。

（一）小說

1. 陳英雄（谷灣·打鹿勒），《排灣祭師：谷娃娜》（台中：晨星出版公司，12月）。

原住民小說發展史中，排灣族作家陳英雄在1971年出版的《域外夢痕》（二版改《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被稱為是島上最早出現的「原住民小說」。持續耕耘原住民文學的陳英雄，2010年出版《太陽神的子民》，2016年則為《排灣祭師：谷娃娜》。陳英雄的小說敘述以谷娃娜祭師為

線，谷娃娜身分由實習巫到各部落仰重的祭師，必須熟習部落巫師的專業素養，確立在族裡的重要地位。巫事之餘，在家庭與部落的經歷中，貴為家中長女的也須相當嫻熟各項事務。藉由故事人物的生長背景和其社交環境之變化，導致主角與同儕逐漸產生階級差異，合理顯示主角在部落的重要性。

前半部作者仔細描繪部落祭師的養成歷程，如儀式的步驟、咒語與族語等，凸顯傳統祭師的艱辛。谷娃娜勾勒排灣族巫師技藝與生命祭儀的密切性，帶出部落傳統文化的一面。後半部則是以日本外來政權入侵部落為由，祭師谷娃娜和酋長嘉淖合力抵抗外侮，最終雖然戰死，但「族人在悲傷之餘，彷彿看到他們手拉手地跟在一名白髮老人的身後，靜靜往大武聖山的方向走去！」兩位藉由「聖山」救贖作為小說結尾，傳達作者「部落信仰」的堅定與不移。

透過小說文字的記錄，作者忠實傳達環境是人與大自然／神明的共度空間，體現部落傳統技藝和生命禮儀的見證。此外，外力侵蝕既有的文化脈絡是不可避免的一環。終究，將有一方倒下，形成歷史和部落共同記憶裡的傷痕。

2. 馬紹·阿紀（Masao Aki）著，詹雁子圖，《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台中：晨星出版公司，12月）。

馬紹·阿紀，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

嘉樂排部落 (Klapay) 泰雅族人，為作家里慕伊·阿紀的弟弟。曾擔任公共電視新聞部記者、「原住民新聞雜誌」製作人、主播，是台灣原住民族第一位電視新聞主播。2007年擔任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2010-2012年擔任世界原住民廣電聯盟主席。2014年台長卸任獲聘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擔任助理教授，著有《泰雅人的七家灣溪：泰雅部落的紀實與記憶》(台中：晨星，1999)。

《記憶迴游：泰雅在呼喚1935》故事是以家族史進行敘述，由現今追溯過往，序章為楔子，第一章至第三章是敘述現代Sayun回到部落的故事，而第四章至第九章則是Sayuan的曾外祖父Nowa Nokan的一生。每個故事裡的人物都有自身課題，但人物、場景隨歷史帶連每位人物的悲喜，孕化不同世代的生命。由現代寫回近現代，毫無隔閡，彷彿身分回溯的同時，隨之而來，是一場多年認親的懸疑家族史。個人家族史的記錄與復甦，正如現代Sayun重新回Tayal部落，檢視自己與母體文化的關係。

值得一提是族群記憶。擁有相同的集體記憶是辨識自己原命的一種確認方式。歷史的外力侵襲是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讓傳統部落朝向新的可能橫生。新不代表好壞，只是一種與時間比較的產物。作者將史料切割，類似筍竹以現時逆推過往層層拆剝，關鍵處牽連不斷，家族記憶與歷史敘事間的交織出一道書寫賣點。

至於，反覆出現的櫻花鉤吻鮭(台灣鱒)是作為歷史故事脈絡的另一軸線。大島正滿提出一份生態學報告，建議總督府指定「薩拉茂鱒」為天然紀念物，作者移轉此件

史事套入此節。雖然時間安排上並非正史，但小說裡的隱喻，在複沓、縈繞的敘事中，無論是小說家族史的過往，還是主角自己和部落認同皆與迴游魚類類似，身上承載生命迴游的記憶，即使長大仍不改初衷地回到原生土地上繼續繁殖與傳承。

(二) 散文

瓦歷斯·諾幹，《七日讀》(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七日讀》收錄瓦歷斯·諾幹2002年至2011年作品。以獲得2011年第33屆「聯合文學獎」散文大獎的作品〈七日讀〉為開場，分「籃子裡的世界」、「颱風的腳走上來了」、「城市之前」三輯拼貼成冊。第一輯中，大抵都有一篇故事做為散文的引線，寓言式的敘述個人和部落悲曲。第二輯圍繞的則是記述部落遭受的自然衝擊。風難、水災、地震及土石砂流等災難，影響作者和山地部落的族人。〈1999世紀末震魔錄〉以日記形式記載1999年9月20-22日期間發生地震情形，災難在此，但理應如此？第三輯可藉〈周而復始〉回應「書寫災難也就是對正義的回應做出至為卑微的期待。」(頁276)災難與傷害被書寫，不是就此終止，而是正視問題，才能有辦法進行理解。

三、文學獎及相關活動

(一) 文學獎

檢視文學創作的的外圍活動，官方與民間辦理的藝文活動亦為另一關注對象。原住民委員會主導的原住民文學獎亦是重點之一。每年由原住民委員會委託山海文化雜誌社承辦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2016年於8月31日截稿，10月17日公布得獎名單，12月10日在台

灣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頒獎典禮，當月並出版《Komita'——105年第7屆台灣原住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此屆徵選文類有小說、散文、新詩及報導文學，獲獎人共18位，來自達悟族、阿美族、泰雅族、賽夏族、卑南族、排灣族、布農族、太魯閣族等族。小說總計22篇進入評審，經過二次投票決選出5篇作品，分列前三名及佳作2名；散文則有40篇進入評審，經過兩輪初選、決選，選定5篇作品列為前三名及佳作2名。新詩則有39篇進入評審，選出5篇，依分數高低選出前三名及佳作3名；報導文學總計9篇進入評審，決選前三名及1篇佳作。

從「Komita'」之字面解讀，為「看見與讀取」，兩者意義是雙向的，讀取意謂看見他人，思索自身與他人的異質，掘發原住民文化和漢人（其他優勢）文化差異，讓自身文化得以被瞧見。這些入選作品便如一顆世代的耀星，等待被讀者看見。小說首獎作品〈Matengen〉利用夢境探索內心希冀的小島（蘭嶼）夢想藍圖，並預言未來小島居民在地主權意識重返；新詩首獎〈寒被〉，主題明確且畫面精準，切進個人的思路；散文方面亦值得一書，評審巴代認為此屆散文為「豐收與新的視野」。〈無盡夢魘〉一文是以賽夏族矮人祭儀作為敘事對象，藉由矮黑人眼界凝視祭儀後的感思。正如評審孫大川所言，「作者成功地戳破儀式的謊言，逼迫讀者回到儀式最原初的本質。這是一篇充滿哲思的散文。」〈我〉一文提及披上公權力的同時，家鄉族人街頭抗爭的處境讓自身和職權開始角力，陷入與個人辯證過程，凸顯族群和法制權意識的困惑之爭；報導文學首

獎〈為了連結悠遠的過去至永恆的未來：Tesing Silan賡續不輟的文耕筆織生涯〉則記述 Tesing Silan（廖英助）為族語口傳文學拼音記錄工作的生命樣貌，喚醒作者對母文化的認同，感動而述。

邁入7屆的原住民族文學獎，或許正如巴代所述的契機「這七屆出線的寫手們，平均年齡更輕，學歷更高，部落包袱小，都市經驗豐厚，現代文學的概念較之前輩作家更普遍。」如此一來，原住民文學的薪火應指日可期。

（二）文學論壇

除文學獎部分，山海文化雜誌舉辦的第7屆「台灣原住民文學論壇」，邀請作家、學術先進齊聚一堂。論壇於9月10-11日兩日於台北國際藝術村舉辦，總共8項主題，分別為：「文學與台灣原住民當前政治社會發展的對話」、「困境與突圍：原住民文學的創作發展趨勢」、「創作之翼：用藝術說故事」、「生活場域的變遷：從自然書寫到飲食文學」、「影像、聲音與敘事：原住民主體的多元建構」、「跨界與游移：原住民文學的翻譯與交流」、「看見與讀取：原住民文學獎世代的創作迴響」、「原住民文學面面觀：新書、市場、教育、傳播與文獻」。其中「困境與突圍」，則顯示原住民文學筆路藍縷的歷程，期許新秀作家加入。兩天的論壇由從政治、藝術、文學、文化等各層面切入，回響2016年主題「看見、讀取」。

（三）文學營隊

山海文化雜誌舉辦的第7屆「台灣原住民文學營」7月22-25日於東華大學、花蓮奇美部落舉行，營隊邀請多位作家、學者專題演講，並針對不同文類安排老師進行講

授與討論，如小說組邀請陳耀昌、舞鶴、里慕伊·阿紀，散文組老師為廖玉蕙、楊翠、利格拉樂·阿鳩，新詩組為楊澤、董恕明、顏艾琳，報導文學組為魏貽君、瓦歷斯·諾幹、藍博洲，為有興趣想親近原住民文學或進行創作的人提供一種入門之道。

另外由台南市葫蘆巷讀冊協會主辦的「『原鄉·原想』原住民文學創作營」，7月5-8日於札哈木原住民會館與公園、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行。一連4天的活動，除邀請作家撒可努、導演馬躍·比吼、學者段洪坤講演外，亦有閱讀分享、文本討論、原住民文化體驗等活動，相當豐富多元，

四、結語

初步觀察2016年的原住民出版書目，揭示作者多往歷史與集體記憶兩面向書寫。唯獨書寫，原住民族的文化、歷史、生命記憶才能被閱讀。而原住民委員會主辦之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以創作、培育和研究三個不同面向，開闢文學視野，讓有心從事的原住民族文學得以續航，進而深化部落文化的底蘊。是予，原住民文學獎和作家議題關注的不約而同，對話態勢持續新陳，期待2017年原住民文學創作。